

## 懷念鍾期榮校長（下）

楊永漢(信報，2014年3月21日)

校長亦知我們畢業生困境，為擴闊同學出路，與美英及內地著名大學合辦課程，令我校高級文憑能直接入讀外國碩士課程。當時幾乎全歐美、中國、台灣都承認樹仁高級文憑等於學士程度，只有香港不承認。背後可知校長所付出心血。但學生人數減少，是樹仁九十年代最大難題。

1999年我寄信給校長，希望回母校任教。某夜竟接到她電話，與我閒話家常，然後約見。自2000年始我就回母校兼職。上課時我不喜點名。有次校長巡堂叫我記得點名，我說忘記帶點名名單，校長立即重新編印一張給我。我容許學生在課堂吃早餐，校長看見命令同學吃完才進課室，還加一句「你不是在看棟篤笑」。這兩事還記心裏。

適值學校被評審，有次與校長開會，從未見她如此緊張。她說：「其他學系評審不過關，我很難說話，但中文系不過關，則會很難受。」我知校長對中文系很自豪，因我校是堅持儒家文化及着重教授古典文學知識。結果中文系獲非常高評價。

有評審委員說覺得樹仁如新亞一樣有自己風骨，對傳統文化有承擔勇氣。校長舒了口氣，但拍集體照雙腳一軟幾乎跌下。我知校長心力交瘁了。

最後一次與校長晚膳，是評審通過後，由金達凱教授作東。我與校長談及當年樹仁中文系的種種，校長仍聽得津津有味。短小的身材，卻蘊含着巨大無比的毅力與意志。橫逆加於前，始終如一，有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」的氣概。

若要說校長對樹仁的貢獻，就是流到最後一滴汗，用盡最後的心血，維持樹仁的尊嚴，始終保持傳統士人的風骨。我寫了一聯記念校長：

萬茂斜徑，慧翠山坡。滴汗育菁莪，汗盡花香，敦仁博物在吾校；

苦雨淒風，驚濤烈焰。嘔心續文命，心殫道繼，鯤躍鵬飛接儒薪。

忽然，我要仰首才看到校長的身影。今日，你的學生，稽首禮敬。